

卷三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信精靈能變幻

七化七本無涯

話說大

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

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

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

不樂害

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

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個大燈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在真快

向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七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道

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

好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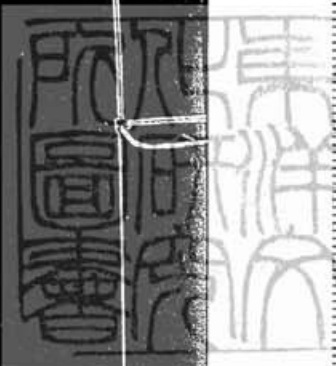
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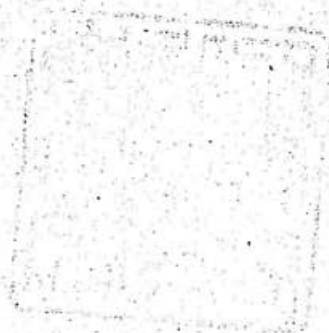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109⁽²⁾



5380

25

第五回

左痴兒廟中偷酒

賈道士樓下迷花

仇報仇來冤報冤
請君莫作冤仇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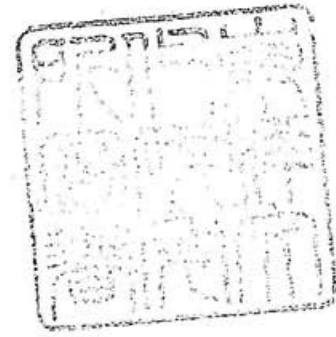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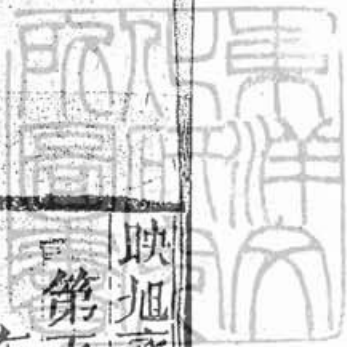
冤七相報枉牽纏
處七春風自在天

話說左痴兒想起自家五體具足只為一箭之故做了個痴子行動時右
 長左短拐來拐去好不像樣此仇如何不報婆子道冤仇宜解不宜結你
 自不小心把個破綻露在別人眼裏受這一場苦楚天幸與嚴半仙有緣
 救得性命就損了一足不過外相當初七國時孫臏軍師唐朝婁師德丞
 相也都是個跛子便說上八洞神仙也有個跌拐在裏面我兒這個不足
 為恥只因提起嚴半仙三字猛然想着他囑付之言不覺淒然流淚痴兒
 道娘我依着你說不記懷便了你却為何掉淚婆子道凡得道者神不能
 制鬼不能禍人不能傷我等身無道術只是粧點人形幻惑愚眾少不得
 數有盡時萬一此後再有三長兩短終不然靠着太医活命況且嚴半仙

平妖全傳

第五回

一



料 2996 (2)

說我女兒俱有灾厄不知到底做個甚樣散場因把半仙勸他尋師訪道的一席話細述一遍說得兩箇兒女毛骨悚然當不婆子便要離却土洞出外求道痴兒媚兒都願跟隨三個商量道打那一路去好痴兒道只有東京外州乃當今皇帝建都之地花錦世界人烟密集多有異人在彼婆子道這般繁華去處怕你們心神不定惹出什麼是非來我聞得郢州一帶有三江七澤之勝你家祖公七傳下四句道要做法中王除非到沔陽要去法中弄除非問雲夢雲夢是兩個澤名正在沔陽萬山連繞聞得其中有個白雲洞乃天書所藏有白猿神守之我尋道法因緣若到七彼必有所遇痴兒道常言出處不如聚處東京是三教聚集之所若到那里時便不能個傳道得法看也看些好景致吃些好東西婆子道說恁樣話就不是專心求道之人了媚兒道此去郢州甚遠哥七現在一隻腿不方便要他跑許多路不知何年可到依我說不如打永興一路去那里有西嶽華山是陳搏先生修行去處我們一來在聖帝前燒炷香二來就訪陳先生求他的五龍蟄法其餘終南太乙石樓天柱幾個名山都是神仙

來往所在次第去遊玩尋訪一番就是東京那裏也七八近了到了東京又商議郢州路道却不是一舉兩得這痴子聽了此言正合其意連聲道妹子說的是一力攬掇婆子點頭依允當下痴子扮做村農媚兒扮做村姑老狐慣扮做老貧婆的自不必說離了土洞望西京一路而進此時正是二月初旬天氣但見

真山真水名草名花灣環碧浪幾行嫩柳舒眉森聳青峰數樹天桃露頰雙七粉蝶翩翩對七蜻蜓點水乍晴乍雨養花天不暖不寒遊玩日踏青士女歌連袂選勝遊人醉解貂

却說媚兒雖扮做村姑自是妖麗這痴子行步不便別人兩步他只一步不時的落後去了走不上十來里便要歇腳娘女兩個只得隨他每遇歇息處村中女眷們張姑李嫂互相呼喚聚集觀看都道這一個老貧婆到有恁般好女兒若肯把與人家做媳婦百來貫錢鈔也肯出這痴子不知是他什麼人也有說這痴子必是老婦人的親兒這女子一定是養媳婦又有多嘴的上前問他總曉得是哥妹便道一個店兒搬出兩樣貨來同

是這老婦人肚皮裏出來的兒，恁般醜女，恁般好，亦有輕薄子弟，故意盤問。答話捱七擦七，媚兒到也。老成總不理他，只低着頭走路。以後纏得，不耐煩了，只揀靜僻所在方歇。一日只好行得五六十里，他三個本是狐精，飢餐花果，渴飲清泉，夜間揀長林茂草中，便住宿。路上就擔擱幾日，不爲大事，不比做人的出門，便要許多費用。就是日裏一碗粥，夜間一條草薦，若沒有幾文錢鈔在囊裏，也盼不得到手。說到此處，反是畜生得了便宜，三個狐精行了數日，且喜都遇着晴和天氣。忽一日刮起大風，濃雲密布，降下一天春雪。原來這雪有數般名色：一片的是蜂兒，二片的是鷺兒，三片的是攢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喚做梅花六片，喚做六出。這雪本是陰氣疑結，所以六出應着陰數。到立春以後，都是梅花雜片，更無六出了。這痴兒好天好地，兀自一步一擷，况遇恁般大雪，越發動，揮不得，只管叫苦。叫屈婆子道：「此去離劍門山不遠，那里好？又有個菴院，可以安身，說不得再捱幾步，當下摘些樹葉頂在頭上，權當箬笠遮蓋。痴子也不免捱着，滑逐步捱去，約莫又走了兩個時辰，看七望着劍門山相近。這劍門乃五丁

力士所開，有西江月一首爲証。

大劍插天空翠嵯峨，小劍連雲天生險峻。隔西秦，插翅難飛，過嶺一自

五丁開道，至今商賈通行。蜀王空自鑿凶門，畢竟金牛沒影。

未到山下，只見前面林子裏面，隱七露些紅牆頭出來。婆子指道：「到這個所在，暫歇却不好。三個弩力走上前去看，那金字牌額原來是座義勇關王廟。前面門道三間，中間朱門二扇，半開半掩，捱身進去。再看時，右一間塑個猊獅，軍漢控着一匹赤兔胭脂馬，左一間豎起一道石碑，兩旁都有柵欄。第二層正殿三間，極其宏麗，一帶朱紅格子，閉着殿前右邊砌着一座化紙的火炉，左邊說一座井亭，四圍半牆朱紅欄杆，只留個打水的道兒。婆子道：「殿內必有道流居住，我們莫驚動他。只在井亭上安歇片時也好。幾個走進亭子，只見中間是個八角琉璃井，兩旁都說得有石櫪三個。剛纔坐定着，這雪越下得大了。痴子道：「這天也會作弄人，又不是臘雪報豐年，沒要緊，下着許多，做什么？我們也好沒來由，那見得死期就到。尋什玄師訪什玄道，如今受這般苦楚。婆子道：「當初達摩祖師面壁九年，藤蘿

穿膝他只不動那九年之內不知受了多少雨雪終不然有房子蓋着他這雨雪是大概天時那在為你一個你却抱怨他不是罪過說猶未了只聽得大門呀的一聲開響茄子把眼向欄杆漏空處張時只見外面走個人進來頭上裹着破唐巾身穿百補褐襖腰繫負繩脚曳草履你道是誰就是本廟管香火的七道人那人一隻手拿把雨傘一隻手提着一個繩絡的大瓦鑽子約莫容得五六斤酒口中誦咒的道出家人却把酒當性命這般大雪要我村裏去買這膿血跑上許多路老天有眼只教他吃了就肚疼一頭說一頭把傘和瓦鑽子放下却拍那大門環子去撐門茄子心裏想道正在寒冷得些酒吃也好這茄子當時只是嬾走到此偏健說時遲那時快出了井亭做三步拐了去早把那酒鑽兒提起嘴對嘴骨都咽將下去吃一個不亦樂乎道人聽得聲响回頭看見大喝道那里窮鬼來這里做賊偷酒吃我辛也苦也向村裏多少路買得來你却見成受用茄子忙把酒鑽放下要走被道人劈臉打上一掌打個翻筋斗爬起來揚着腿向井亭亂跑道人赶到井亭裏面只見娘兒女兒一窠子坐着那

婆子慌忙起身道個萬福說道我娘兒三口往西京省親的中路遇了大雪權借此躲一時我這村兒是個憨子着老媳婦陪禮莫計較罷道人正交着臉還要發作幾句一眼睃見婆子背後遮也隱也站着個俊俏女兒心腸就軟了把這股熱騰騰的氣撒向爪哇國裏去了忙改口道你兒子忒不通理做出恁般手脚既是憨子也罷了只是吃去好多酒哩怕裏面師父問時你老人家焰樣答應則個出了亭子復身向前兩柵欄邊取過傘拍乾夾着提了酒鑽望大殿東廊下嘻嘻的帶笑而去這里婆子向茄子埋怨道你直恁貪嘴惹禍天罰你帶個殘疾若生下兩隻快腿連這石井欄子都偷去換酒吃了媚兒取笑道只這翻筋斗的本事也換得酒吃茄子笑道雖然翻個筋斗落得肚子裏比你們煖活正在說話只聽得廊下脚步响裏面走個後生道士出來原來這廟中有個老道士姓陳道號空山年紀雖不上七十得個痰火症終日靜養吃飯湯屎都只在房裏再不出門只這後生道士便是廟主他姓賈道號清風年方二十四歲雖是羽流平生有些手病專好的是花酒因這劍門山是個險僻去處急切要

見個婦人之面也不能勾聽得也道說有個俊俏村姑在井亭內坐着這鑽子內酒多酒少也不去看連忙走出殿前踏着雪地一逕到井亭內來問道你這一家眷屬那里來的婆子道老媳婦是劍門山下居住至親三口因欲往西嶽華山進香途中遇雪到此打攪適來村兒不知進退偷了些酒吃老媳婦已埋怨他半日了望法官休責賈道士道這小事何妨不勞挂懷而隻眼睛谷碌碌覷定背後的小狐精魂不附體怎見得有詞名駐馬聽為証

堪羨村姑兩鬢烏雲巧樣梳生得不長不短不瘦不肥不細不麤芙蓉為面雪為膚看他衣衫上下皆齊楚會否當壚相如若遇錯認了卓家少婦

賈道士又道這雪天出路極是難為人的你娘兒受這辛苦了茄子跳起道便是辛苦再得口酒兒下肚方好婆子噴着眼看他便住了口道士又道井亭也不是安身之處日裏還好夜間風咕咕的怎過得殿後有潔淨房子來往客官常來借寓的請老娘到裏面去煨些炭火烘烘這些打溼

的衣服也好婆子道不消得胡亂過了一夜明日便走路的賈道士道這

天氣還不像晴的况這里山路不比別處極是崎嶇難走便晴了這雪路上也還泥濘我們兀自害怕教這小娘子如何行動這廟宇是個公所就

住上十來日那個要你房錢只管等天晴了日色晒幾日岸上路也未遲

婆子道多謝法官只是打攪不便道士道說那里話誰個頂着房子走常

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就是枯茶淡飯小道也供給得起幾日若不嫌

怠慢胡亂吃些不用打火茄子道娘難得法官如此好善我們便在房子

裏住去夜裏睡着也做個好夢婆子看着媚兒道我兒心上如何媚兒道

但憑娘做主賈道士見他依允歡喜無限便道小道引路了隨我進來當

下娘兒三口隨着道士從東廊下去轉過正殿又過了齋堂打厨下穿過

直到後邊只見兩間新造的小樓房天井裏種幾株花木三口兒到樓

下站定道士重新講禮一個七都作揖過方纔看坐問道老娘高姓婆子

道老媳婦姓左這村兒原名左黜為他損了一足喚做左痴兒這小女喚

掌家的老師父請來相見則個道士道家師老病幾年不見客了方纔殿後西邊這小匕角門裏面便是他的卧房如今只是小道掌家婆子道法侶共有幾位道士道還有個小徒正月裏喪子父親住俗家去了未來方纔買酒的道人姓乜也是新進廟門不多時的厨下還有個老香公單管燒火煮飯此外並無他人三位一路來的怕肚裏飢了有見成素齋可用些婆子道不消得帶有乾糧道士道乾糧留在改日路上吃道士連忙到厨下去亂了一回弄了些素肴麩飯叫乜道捧出擺上一桌子又向自房中取幾碟乾果也擺着婆子謝道何勞盛設道士道山中之物款待休笑只見乜道旋了一大壺酒來把四個磁杯一套子放着道士擺開三個杯兒滿匕斟酒對婆子道請老娘居中坐了小哥哥居左小娘子居右寬心請一盞消寒婆子道老媳婦母子大膽相擾也請法官坐地道士道怕小娘子見娘不敢奉陪婆子道但坐何妨道士道既蒙老娘分付小道禮當執壺便取個杌子在這痴子肩下隨身兒坐了媚兒害羞還站在婆子背後婆子道在客邊比不得家裏我兒只管坐下休虛了法官的盛意媚兒方

纔坐了不坐猶可一坐之時道士斜對着看得十分親切比前愈加妖醜把這三魂七魄分明寫個謹具帖子盡數送在他身上有黃鸞兒詞爲証仔細覷妖嬈轉教人神思勞看他不言不語微匕笑貌兒恁嬌年兒尚小不知曾否通情窮小身腰若還攬抱不死也魂銷婆子教黜兒也斟一杯酒回敬道士四人坐下又飲了幾巡說了些閒話只見乜道也精匕緻匕帶了一頂新帽子上換了一件乾淨布襖又旋着一壺酒到樓下來設道熱酒在此多用些兒若要吃米飯時厨下也有婆子道勾了不消得道士便將壺內餘酒斟上一大磁甌拈個火燒把與他吃取他手內這壺熱酒放在桌上換這空壺與他教拿向厨下去這分明是嫌他礙眼打發他開去的意思誰知這乜道年紀不多也是個不本分的原是劍州一個宦家的幸童因偷了本家使婢被鄉宦打個半死趕出叫化他父親乜老兒在日與本廟老香公曾做過舊隣所以老香公在道士面前多了這嘴收留他在廟裏答應他的舊姓尚存見了花撲匕的好女兒怎肯轉脚當下一眼睽定了那小鬼頭兒站在道士背後只是不

走道士也忘懷了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大家又坐了一回只見婆子起身道蒙賜酒食俱已醉飽天色晚了告止罷道士覷着媚兒正在出神聽說告止便道再請一杯兒慌忙取壺斟酒却不知酒壺已被痴子在他手中取去吃個罄盡了端的是心無二用當下娘兒三口下席稱謝道士也起身答禮只見七道手中捧着一把空壺兀自呆兀的站着道士問道你幾時來的七道答應道我幾曾去的道士一肚子氣又不好發作只得忍住教他快也收拾便向婆子說道這兩間樓房是小道春間自家造的雖說蝸窄極是幽靜就是過往客官借宿也只在前面齋堂兩廂房住下並不曾到此因怕小娘子要穩便特地開來奉借婆子道多承過愛我娘兒們無可爲報道士又道這樓上有涼床這裏也有個小木榻但你們隨意自在指着天井側裏一個小門說道這裏面便是小道的臥室倘或少東缺西只煩小哥呼喚一聲就是婆子見他十二分殷勤甚不過意便道法官請自便來日再容相謝道士去不多時忙忙又取個燈兒放在桌上又潑些茶來道請三位吃了茶安置又教七道到老道房中借個淨桶放在樓

上恐怕他娘女兩個夜間要起來解手原來這賈道士有個的親姑娘年紀五十餘歲也在涪江渡口淨真菴爲尼去這劍門不遠這老尼隔幾個月便來看他姪兒或住一日兩日方去每遍來時借個淨桶用的所以今日老道更不疑惑却說賈清風也防七道有些饞臉直等他下樓去了方纔轉身婆子道難得這法官如此用心處分得恁精細明日若沒雪時我們快走罷顧不得路滑難行了出家人的東西一個便是兩個莫要太惹惱他不當人事痴子道有心打攪他了便老着臉再住幾日索性等個晴乾好走莫待走不動又退轉來反惹他笑話你們若執意要去時我只在這里等你媚兒笑道哥也吃得快活不肯去了痴子道閒常趕你們脚跟不上你只是焦燥此去劍門這一路好不險峻難走哩拖水帶泥的弄什麼把戲我是從長計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你却說我吃得快活了不肯走終不然在此處朝也寒食夜也元宵這法官今日也只是敬着新客難道日也如此壞鈔我吃得快活偏你不曾動口媚兒道我是耍子你便認直起來婆子道你兩個休開口到天明我自有個計較那痴子趁着些酒

意便向榻上倒頭而睡。婆子携着灯和媚兒上樓去了。道士在房中暗想道：「天生這般好女子，若肯嫁我，時情願還俗，又想道：這女子初時害羞，以後却熟分了。老天若再肯降幾日大雪，留得他多住些時，不怕他不上手。明日料行不成，我且再陪些下情，着寔釣他。一釣人心是肉做的，難道是鐵打的？這老娘又是個貧婆，茄子只貪些酒食，都不是難處之事。那賈道士整日的想了一夜，眼縫也不曾合，這還不足為奇。誰知那也道也自癡心妄想，魂顛夢倒，分明是癩蝦蟆想着天鵝肉吃，怎能勾到口？正是癡心羽士專盼着握雨携晴，老臉香童也亂起心猿意馬。劍門不是巫山廟，錯認襄王夢裏人。畢竟這些道家與小狐精弄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小狐精智賺道士

女魔王夢會聖姑

從來色字最迷人

烈火燒身是慾根

慧劍若能揮得斷

不為仙佛亦為神

話說賈道士因看上了胡媚兒，心迷意亂，一夜無眠。道到天明，便起身開了房門，悄兒的走到樓下打探。只見茄子在榻上正打盹，睡樓上絕無動靜。回到房中，又坐不安，一連出來走了四五遍，好似馬蟻上了熱鍋，蓋沒跑一頭處。跑到厨下，喚起老香公來教他燒洗臉水，打點早飯。廟中只有一隻報曉雞，公教也道：「宰來安排吃罷。」也道：「已知這道士的心事，忙忙的收拾老香公，還是夢哩。」便道：「阿彌陀佛，留他報曉不好，沒事壞這條性命。做甚也道笑道：師父新學起，早不用報曉了。且說婆子和媚兒兩個在樓上商議道：「我們出外的日子多行走的路程，少都為這茄子帶住了脚，不得方便。這個法官甚好意思，不如把茄子與他做個徒弟，寄住此間，我們自去。倘然訪得明師，有個住脚處，再來喚他，也不遲。」到天明，先叫茄子上

樓對他說了茄子正怕走路恰似結了一個免帖懽喜無量三個商議已定只聽得樓下咳嗽响是賈道士的聲音說道婆也未曾起身我教道人送洗臉水上來婆子應道起動了待茄兒自來擔罷茄子下樓擔水沒拐得四五層梯子那也道早已送到茄子接上約莫梳洗了當賈道士走上樓來作揖問道昨夜好睡婆子道多謝這番看媚兒容貌又與昨日不同昨日冒雪而來還帶些風霜之色今番丰采倍常正是桃源洞裏登仙女兜率宮中稔色人道士看了沒搔着癢處恨不得一口水咽他在肚子裏頭當下殷勤的問道婆也高壽了小娘子青春多少婆子道老媳婦齊頭六十小女一十九歲了道士道是四十二歲上生的婆子道正是道士道這小哥幾歲因何損了一足婆子道村兒二十三歲了這隻脚是幼時頑耍跌損的因是他跑走不動帶遲我們多少脚步道士道昨日雪下得大了要銷鎔乾淨也得四五日後纔好走的既是小哥不方便多住些時也無妨婆子道老媳婦正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告稟道士道有話但說婆子道老媳婦的亡夫當先原是個火居道士與法官同道只是法術

不高這村兒雖然醜陋到有些道緣去年一個全真先生會麻衣相法說他是出家之相要他去做個徒弟是老媳婦捨不得罷了今見法官十分憐愛意欲教小兒拜在門下伏侍焚香掃地不知肯收留否道士有心要勾搭那小狐精正沒做道理這一節非親是親正合其機便應道得小哥哥在此做個法侶甚好只是小道也有一句話小道從幼父母雙亡沒個親戚看顧若蒙不棄願拜婆也為乾娘婆子道老媳婦怎當得起兩下謙讓一回道士拜了婆子四拜茄子也拜了道士四拜從此茄子稱道士做師父道士稱婆子為乾娘道士又與媚兒重新見個禮道今後就是一家兄妹了却說也道煮熟了雞切做兩碗又整幾色素菜將早飯擺在樓下道士同婆子娘兒三口下樓焙先坐定只因茄子這番做了徒弟却讓道士坐上首道士道雪天沒處買東西只宰得個雞兒望乾娘妹子隨意用些便揀下席碗內好的將筋夾幾塊送上去婆子道老身與小女都是奉齋的只這村兒用葷不知法官這等費心不曾說得道士道奇怪妹子小也年紀如何吃素婆子道他是個胎裏素道士道改日嫁到人家去好不便

當婆子道那里嫁什人人家他是個有髮的尼姑時常想着出家哩道士
想道這個又有機會了便道出家是好事只怕出不了時反爲不美孩兒
有個姑娘見在淨真菴做主持乾娘賢妹若肯離塵學道逕到那裏去修
行這菴離此處止四十多里小哥又在這廟中相去不遠又好烙願免得
兩下牽挂婆子道如此甚好只我媚兒許下西嶽華山聖帝的香愿必要
去的老身伴他去進香過了轉來時還到廟中來商議道士道這個却容
易吃過早飯婆子見道士好情已是骨肉一家也不性急赶路了道士將
自己身上半新不舊的道袍一件與痴子穿了教衆人稱他是痴師又把
自己間壁一間空房與痴子做臥室喚個木匠收拾做些牕榻却教痴子
監工夜來痴子也不到樓下來睡了又整些茶果擺設自家房裏請乾娘
賢妹到房中間坐着說話中間捉個空就把個眼兒遞與那小妖精媚兒
只是微笑因此這道士越發迷了有詩爲証

一腔媚意三分笑

雙眼迷魂兩朵花

只道武陵花下侶

却忘身是道人家

道士托熟了兄妹緊隨着媚兒的脚跟半步不離兩個眉來眼去也覺得
情意相通再過些時捏手捏脚都來了只礙着婆子沒處下手正是折脚
鷺鷥立在沙灘上眼看鮮魚忍肚飢一連過了三日天已晴得好了婆子
打點作別起身道士苦留再過一日婆子被強不過只得允從道士回到
房中悶兀而坐想着只有這一日了若不用心弄他上手豈不是徒勞因
功走來走去皺眉頭剔指甲想了三個時辰忽然笑將起來道有計策了
慌忙在箱篋裏面尋出兩個絕細的綠色梭布抱到樓下來對婆子說道
乾娘妹子這一去不知幾時回轉揀得兩疋粗布各做件衫兒穿去也當
個挂念已喚下裁縫了明日做完後日行罷婆子道重也生受甚是惶恐
教媚兒謝了師兄道士轉身出去就教也道村中去喚兩個裁縫明日清
早要趕件衣服也道答應了就去那也道一點淫心也不輪與那賈清風
因見那道士手慌脚亂討不得上手自己明知不能了却也每日留心去
觀他的破綻這番喚裁縫已定又做出什人把戲且冷眼看他怎的話分
兩頭却說賈道士那日又白想過了一夜到得天明又着也道去催取裁

縫不多時回覆道裁縫已喚到齋堂了道士慌忙跑到樓上教婆子將這布出去又道不知合長合短須乾娘自去看裁就分付他要如何做我這村裏的裁縫沒有高手若隨他弄去怕不中意婆子真個捧着兩個布隨着道士出去一到齋堂道士忙覆身轉來跑到樓下越着媚兒獨自一個在那裏使上前抱住道賢妹我留心多時了乘此機會快也救我性命則個媚兒道青天白日羞人答也的怎敢使得我娘就進來了道士道你娘處分裁縫還有好一會一刻千金望賢妹作成做哥的罷休要作難便佯着臉去做嘴媚兒也把舌尖兒度去叫道親哥做妹子的也不是無情怎奈不得方便日間斷使不得今晚下半夜母親睡着我悄悄下樓來在這榻上與你相會切莫失信道士便跪下去磕個頭道若得賢妹如此也恩生死不忘說猶未了只見老香公叫聲賈師父前面老媽也問你討線哩道士慌忙答應又叮囑媚兒道適纔所言賢妹切莫忘懷道士到自房取線去了不隄防也道正在樓上擔淨桶聽得賈道士的聲音悄悄的伏在樓梯邊聽着雖然兩個說話不甚分明這個肉麻光景都已瞧在眼裏料

是有個私約了專等道士出去便走下樓來將媚兒雙手抱住道你與俺師父有情我都知道不說破你只要拈個頭兒便罷井亭上是我起手少不得謝一謝媒人媚兒終是心靈性巧眉頭一皺計從心生便道你放手恐怕人來瞧見不好意思包你有好處也道真個放了便道你怎生發付我去媚兒道恰纔被你家師父纏不過了教他夜間開着房門我到半夜進他房裏去你今夜等師父進房去了悄悄地先到樓下榻上睡着我下樓時先與你勾帳然後到他房去却不是好也道也磕個頭道小娘子果然如此便是救度生命了說罷也道出去了媚兒暗笑道機關洩漏大家不成了我且要他一要教他今夜一場沒趣却說婆子分付裁縫了當喚痴子到樓下囑付他道你在此間須要學好我與你妹子明早定要行了若有些好處便來挈着你休只貪圖酒食討他厭賤下次做娘的到此處也沒光采當日道士又來陪吃晚飯兩個裁縫趕完了衣服送了進來道士又向婆子道乾娘明日准行了也不須十分早起要用些早飯去婆子道多感厚意來朝總謝道士有了媚兒的私約十分快活回到房中煖起

一壺好酒自家吃個三分醉意且坐在醉翁床
 半夜好去行事却說七道收拾完了捉個空先
 下躡倒窺見道士房門已閉娘女兩個也上樓
 着只等樓上的消息等了半個時辰不覺睡着
 知早晚只恐失了期約急忙的將雙手抬着房
 庭一脚一脚的捉步兒走去到得榻邊將手向
 上睡倒心裏想道這冤家果然有情已先在此
 做一頭睡去那七道被他驚醒也只想這小娘
 並不說話抱着先做了個甜嘴彼此慾火如焚
 向你腰裏大家去摸那東西這道士摸去是件
 也道也摸着道士的硬物心中疑道這姑娘莫
 話兒只聽得道士低低的問道你是那個七道已
 師父是我道士也知得是七道了他如何也在
 些風聲在此打斷我的好事然雖如此怎奈慾
 火動了一時禁遏不住又

聽得樓上婆子啣舌噴吐的說話料不能成了
 後庭戲弄起來權做個望梅止渴那七道也動
 道士幼年曾被老道弄得是熟慣的也不拒他
 小曲兒道得有趣
 當夜做了一場交易有隻

小狐精使乖弄巧直恁的推調白也裏送些
 金蟬脫壳躲去九霄却教兩個出家人頭對
 當下把火兒殺了早知一個是賈清風一個
 裏做蛔却緣何半夜三更擔驚受怕到這樓
 着這把刀到明朝你看我七看你可不羞殺
 雄的是雄可不乾折了這遭
 補藥與你七却不要做個
 頭脚對脚做個鴛鴦鳳倒
 是七道你兩個朝暮在廟
 兒下榻兒上急忙忙的弄
 了老曹到明朝雌的是雌

尚下行事了畢依先悄悄的各自去睡了這道
 已也不信有這事那時放下了心腸一覺睡
 了道士看着七道只管笑七道看着道士也只
 和那七道也只管笑正是今日相逢無一語想
 士分明做了一個魔夢自
 去看七天曉衆人多起身
 管笑這小狐精看着道士
 來都是會中人那道士雖

然夜來失望還望他西嶽進香轉回尚有相會之日這個相思擔兒不肯
拋下當時叫乜道安排早飯陪他娘兒吃了婆子把新做的面件布衫與
媚兒各穿了一件收拾起程又囑付茄子幾句教他耐煩茄子答應道我
都曉得道士和茄子送出廟門婆子又殷勤稱謝道士道乾娘轉來是必
到我廟裏來看乜小哥孩兒明日便寄信到淨真菴姑娘那里去倘或發
心修行時節無如那裏清淨又對媚兒說道賢妹保重相見有日不覺兩
眼墮淚險些兒哭將出來怕人知覺背地掩着眼急乜裏跑進去了媚兒
心裏也覺慘然看官牢記話頭這左黜自在劍門山下關王廟裏做道士
再說娘兒兩口離了廟中望劍閣而進此時沒有茄子帶脚行得較快一
路無話看乜永興地方相近天色已晚遠乜望見前面有個林子約去有
十里之程婆子道媚兒趕到這樹林裏面歇宿此去到西嶽不遠了娘兒
兩個行不上幾步忽然對面起一陣大風刮得人兩眼不開兩足不立
無影無形寒透骨
忽來忽去冷侵膚
若非地府魔王叫
定是山中鬼怪呼

風頭過去只見兩個戎裝力士上前躬身道天后有旨教請聖姑相見婆
子道天后何人力士道唐朝武則天娘乜也婆子道則天娘乜棄世已久
如何還在且與老媳婦素不識面有何事相喚力士道娘乜見居此地與
聖姑有段因緣數合相會便請同行聖姑到彼處自知端的婆子心下有
些害怕欲待不去兩個力士左右的夾幫着不由你不走纏動身時脚不
點地不一時來到一個所在古木參天藤蘿滿徑陰風慘乜夜氣昏乜過
了兩重牌坊現出一座大殿宇來力士多不見了又見兩個宮妝侍女提
着紫紗灯笼前來引接道娘乜候之久矣婆子進殿看時中間却虛設個
盤龍香案並無人坐在上面侍女道聖姑乜在此少待去不多時便出來
道天后有旨請聖姑乜後殿相見婆子隨着侍女竟進去但見朱簾高捲
裏面燈燭輝煌天后居中坐下兩旁站着幾個紫衣紗帽的女官口中唱
拜婆子朝上依唱拜罷方纔平身天后傳旨賜坐婆子謙讓道天顏之下
怎敢大胆天后道不須遜遜今日之會亦非偶然朕方欲與卿細論因緣
豈一立談可盡也便教取錦墩相近也手相摠而坐婆子又道山野醜類

人所不齒過蒙娘也俯名有何見論天后道卿勿以非人自嫌卿乃狐中之人朕乃人中之狐讀駱生檄至今寒心朕反愧卿耳遂吟詩一首詩曰

朕本百花王

權閨人間帝

應運合龍興

作態非狐媚

國法豈不伸

文人亦可畏

不敢炤青銅

對面還知愧

又道朕那時甚惜駱賓王之才獻俘時聞有他的首級不忍視之誰知首級是個假的駱賓王逃去為僧從來做官的欺蔽朝廷都似此類外人猶以朕為誅戮太甚公道何在又嘆口氣道駱生做了和尚反得生天朕今猶滯於幽冥黃巢之亂百年朽骨重被污辱金玉之類發掘一空致朕今日冠佩殘缺誠羞見卿之面也婆子抬頭看時果然天后頭上挽個朝天髻絕無簪珥身上有袍無帶婆子道黃巢草寇無禮娘也神靈何不禁之天后道凡殺運到時天遣魔王臨世朕生在唐初黃巢生在唐末男女現身不同為魔一也朕當權之時天下誰能禁朕也獨能禁黃巢乎婆子道開天后在位日鑄像造塔廣作佛事功德不小為何尚滯于冥途也天后道凡人先發清淨心後獲布施福朕居心不淨修成魔道當時享盡女福

單恨不得為男仗福祈求無非為此今因緣將到已蒙上帝遣作男身矣

婆子道娘也此番托生富貴還如舊否天后道既成魔道必乘魔運而生

若無權勢魔力安施朕前是女身且為帝王何況男乎卿女媚兒冥數合

為朕如即今已托之冲霄處士卿勿慮也婆子道娘也既轉男身復得稱

孤道寡豈少三宮六院美艷妖嬈而擇取異類之女乎天后道卿有所不

知媚兒前身乃張六郎當時稱他貌似蓮花者朕與六郎恩情不淺曾設

私誓云願生七世七為夫婦不幸事與心違參商至此今朕為君彼復得

為后鴛鴦牒已注定豈可變哉朕之發跡當在河北從今二十八年復與

卿于貝州相見卿宜琢磨道術以佐朕命婆子道吾母子正為求道而來

不知道術在於何處天后道朕有十六個字卿可記取必有應驗道是

逢楊而止

遇蛋而明

人來尋你

你不尋人

天后又道卿三年之內必有所遇行住一般不須性急若得道之後可往

東京度取卿女雖然改頭換面卿亦自能認矣天機宜密不可輕洩倘八

十翁聞之為禍不小婆子問道八十翁何人天后道漢陽王張柬之也他

為五王之首與朕世世作對卿宜避之說猶未了只聽得前殿一片聲吶
 喊侍女驚惶傳報道漢陽王聞娘也復有圖王之意統領大軍十萬殺將
 來也天后慌得面如土色起身向坐後便胞婆子道娘也整領老媳婦一
 路躲避則個心忙脚亂把錦墩踢倒撲地絆了一交驚出一身冷汗原來
 卧在一所大坟墓下殿宇俱無身邊已不見了媚兒四下叫喚全無踪跡
 正不知那里去了哭了一回想道嚴半仙說我女兒有厄果然有此不明
 不白之事看也天曉只見墓前荆棘中橫着一塊石頭石上鐫着大唐則
 天皇帝神道字樣婆子道原來夢中所遊乃天后幽宮他分付許多言語
 一一記得此事甚奇我且看這十六個字有何應驗雖然如此想起初離
 土洞時母子三口劍門山留下了黜兒到此又失去了媚兒单也一身好
 不悽慘既道是行住一設不須性急且到太華山下尋個僻靜處住下幾
 時再作道理因這一節有分教老狐精再遇一個異人重生一段奇事正
 是踏破缺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畢竟胡媚兒何處去了這聖姑也
 有甚人來等他且聽下回分解

映地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之四
 第七回

楊巡檢迎經逢聖姑

慈長老汲水得異蛋

座有閒人堪說鬼

胸無奇字莫吟詩

但將談笑消清晝

閑是閑非總不知

話說聖姑也似夢非夢見了武則天娘也說起一段因緣原來媚兒是張
 昌宗轉生那一世則天娘也為男張昌宗為女相會在貝州復得配合稱
 子稱后則今媚兒已不見了又不知托與那一個冲霄處士好生奇怪他
 既說道行住一般明也教我歇脚我如今想來那里是住處思量一會道
 有了這華山廟裡的香願原是媚兒說起我且到西嶽聖帝前進炷香保
 佑媚兒就便看那裏有甚僻靜之處可以棲身好及等他三年再作區處
 痴子既把與道士做徒弟看這道士十分美意諒不至於失所到是放得
 下的當下婆子隻身獨自往華陰縣太華山去進香怎見得太華山景致
 有西江月詞為証